



周功鑫院長致辭（賴鼎陸攝）



朱惠良處長致辭（賴鼎陸攝）

## 「典型在夙昔」

# 江兆申先生紀念座談會」紀實

張沛誼、浦莉安 整理

江兆申先生的夫人章桂娜女士於二〇〇九年慨然贈與本院江兆申先生一百一十件書畫藝術作品，爲了感謝此一意義非凡的盛意，本院於二〇一〇年四至六月，舉辦「茶原翰墨—江兆申夫人章桂娜女士捐贈書畫篆刻展」以茲紀念。爲緬懷

江兆申先生的藝術，於四月十五日邀請先生的門生、故舊及同仁共同舉辦「典型在夙昔—江兆申先生紀念座談會」，由本院周功鑫院長親臨致詞，教育展資處朱惠良處長主持座談。

當天參與座談的有歐豪年先生、張臨生館長、陳葆真教授、周澄先生及高仁俊先生等人，

大家談論著江先生作爲師長與長官時的身教言行，如何提攜後進，他的文人風采，他的談諧風趣，交織出江先生鮮爲人知的一面。

距離江兆申先生於瀋陽驟逝至今已十四年，但在眾人齊聚一堂回憶其人其事時，大家仍有無限的追思及懷想，宛如江先生的行止風範猶歷歷在目，本文將與會貴賓發言內容整理如下，希望能有更多人分享與認識這位透過作品仍然不斷地在啓發當今藝壇、藝術史研究以及博物館從業人員的典範人物。

### 周功鑫院長致辭

今天大家齊聚一堂，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我們特地請來江先生的門生故吏，與大家分享在與江先生相處的那段日子裡不同的感觸與經歷。江先生是我的上司，我於民國六十一年考進故宮，當時年輕，一切皆在學習中，有幸親眼見到江先生於治學所下的功夫，單就書法來看，於公餘之暇，隨時看到他勤於書寫，臨摹石鼓文就三百通。江先生的博學與學養來

自於勤學。他與歐豪年老師之間有段至情至性的交往，他們在文學詩詞學養的深度是吾輩所不及。江先生文思敏捷、博學多聞，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跟江先生學到東西。每次隨同江先生巡視展場，每件文物他都可以娓娓道來。今天這個座談會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各位從不同的角度，分享每個人對江先生的認識與相處的點點滴滴。會後我們將爲本場座談會的發言作成紀錄並出版，謝謝各位的參與。

### 主持人朱惠良處長引言

今天邀請到很多的專家學者以及江老師當年一手培養的門生，或是跟江老師在藝術創作、藝術史領域上互相切磋、互相激發創作力與靈感的貴賓。由於江夫人章桂娜女士捐贈本院許多江先生的精品，由書畫處策劃此次展覽，因此除了配合有一系列的學術性講座外，特別由本處舉辦這場「典型在夙昔—江兆申先生紀念座談會」，邀請大家一同分享他們對於江先生不管是做朋友、學生或是同事的種種看法。

今天座談與談人歐豪年先生是由藝術界的角度來談論江先生；陳葆真所長將著墨於江先生的教學與藝術史之成就；江先生的大弟子周澄先生將提及老師的治學方法及身教言行；前故宮副院長張臨生女士則回憶江先生於故宮服務的日子；故宮前研究員高仁俊先生會以同事兼鄰居的角度，分享著與江先生互動且鮮爲人知的趣事。最後將請與會的嘉賓來分享對江先生的追思懷念。



圖一 這是1974年日本水墨大家內山雨海來台時，與我夫婦同在歷史博物館聯展，當時雅集的一張合作畫，江先生題字：「暮蘭秋松豪年芋，內山雪種生名湖，我為椒梨薦辛辣，山家供給多嘉蔬。」歐豪年補題於後：「時適在孫夫人隨來，余曰續貂有：『句好留卿相對山廚，江兄亦屬補題。』」（賴鼎陸攝）



圖二 同於一九七四年在竹移軒小集，江兆申畫、歐豪年題字：「翠竹窺檻態亦奇，山堂斜日影遲遲，墨池畫水留清客，共說軒移竹不移」（賴鼎陸攝）



圖三 江先生有一次酒後作畫，並自題詩：「水中長石乃長石之水，譬亦如雲，葉亦如齊，墨白模糊是無理中之理，是不知底裡。」（賴鼎陸攝）

## 江兆申先生在藝術界

■歐豪年先生

（書畫家、江兆申先生多年友人）

今天是很難得的日子，在座都是江先生的老朋友、同事、學生，而我作為江先生四十年的老朋友，在此推崇江先生在藝術界的貢獻，其為兼容傳統與新意的大畫家，在歷史上不朽的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中國畫派分有南北兩宗、吳派、浙派等許多傳統門派，門派間彼此易



歐豪年先生（賴鼎陸攝）

產生鴻溝，這是我覺得可惜之處。而江先生的畫風是南北宗兼具，吳、浙派都融於其筆墨之中，打破了門派的鴻溝。而究其淵源，乃江先生的老師溥心畬先生先開啓了此兼容並蓄的方向。溥老的畫中有宋人的筆墨，對吳、浙兩派也多有涉獵，因此江先生受溥老影響，有著開闊的胸襟去接納不同的事物。溥老去香港時我於旅館看他畫畫，他喜歡坐著、盤著腿畫畫，或是繇筆作畫。溥老的作品讓我感動的為小尺幅之作，我也一直收藏著溥老的小畫小字，感覺較為精細；而江先生的書畫則是越大的作品越讓人感動，雖是以古人筆墨作畫，但灌注了個人的歷練時代與藝術精神，散發出新的氣息，而非僅為師門筆墨。除了繪畫外，江先生的書法、詩文也很有成就，應當說是文詩書畫四絕，此為我對江先生美術成就的觀感。

我與江先生的交遊來往，起自於四十年前，當時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極力邀請我回台灣追隨他致力美術教育，還有另一位鼓勵我回國的人，是

葉公超先生。公超先生對我說，中國畫的創作總還是要回到中國人的地方，在有根的地方容易成長茁壯，無論是西方或是香港，總還是洋地方，所以民國五十九年我就回國追隨張其昀先生的教育工作。回國後公超先生問我，美術界有幾位人才是你賞識的？我說，一位是我老鄉黃君璧老先生，還有一位是江兆申先生。公超先生問我，你怎麼也會認識江兆申呢？我說因為前幾年自立晚報因一些美術方面的活動給我來信，我看了信中的字後，覺得怎麼那麼像我一直注意到且讓我感動的江先生字跡，後來終於知道原來這些信就是江先生寫的，於是我在回國前，就已經跟江先生通過信，也有交換過幾筆書畫。公超先生聽了還特別邀請我、江先生、板橋林家的林柏壽先生一同聚會。

江先生很喜歡下班後到中山北路三段一四七號的工作室聊天，工作室是張其昀先生提供我的，樓下是文大的書店。江先生有時一星期來訪一次或兩、三次，我們談天說地、吃飯飲酒、一起作畫。當時秦孝儀先生

推薦蔣孝勇先生當我的門生，蔣孝勇先生是個性開朗、逗趣的學生，也會跟我們一起聚會。我便跟孝公建議，可以請江先生教孝勇寫字，也因此讓工作室充滿許多樂趣。江先生個性耿直，下班後來我工作室，常跟我聊工作情形。他對蔣復聰院長非常尊敬，蔣院長有許多地方讓江先生非常感動，但偶爾兩人也會有意見相左之

處，茶餘飯後他就對我一吐為快。江先生也會帶朋友前來工作室，如後來擔任副院長的張臨生女士，還有一些洋朋友，包括Fret Gallery的Thomas Lawton館長都曾光臨，使工作室增添許多光彩。後來我搬到信義路的水晶大廈，江先生也擔任故宮副院長，因此彼此都十分忙碌，日子一晃眼也就過了。

那些日子以來，我感覺江先生是很直、非常風趣的人，為人剛中帶柔。當時畫壇上有許多如「六儷」、「七友」、「八朋」等畫會，都是前輩畫家們結集活動的會社，當時在歷史博物館等處聯展，熱鬧得很。江先生年紀比我長，但在這些前輩面前我們算是年輕一輩的，在一旁只許看看熱鬧。我在台灣獨來獨往，與



圖七 最後，也是最有趣的，是江先生酒後曾寫了一張紙給我，算是通牒：「豪年欠我一牛，如不畫必以角觸之，如畫不好亦必以角觸之，總之請防此角也。」當我追問他：「真的那麼凶狠嗎？」他竟在紙上加六字：「其實性亦溫柔。」原來江先生生肖屬牛，上述這些，如今又都是珍貴藏品了。（賴鼎陸攝）

主持人的引言  
傅申老師曾經寫過一篇〈努力的  
天才——江兆申的書藝人生〉（註一），  
江先生自己也曾經說過：「沒有天  
才，絕對不可能成爲一個好的藝術  
家；可是只有天才而不努力，也不可  
能成爲一個畫家；但只有努力而沒有  
天才，那只能達到某一種境界。」接  
下來請陳葆真所長將江先生在藝術史  
上的鑽研與成果跟大家作一個分享。



圖八 陳葆真教授（賴鼎陸攝）

江兆申先生的藝術史研  
究與教學  
陳葆真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長）  
我懷著非常懷念跟感激的心情來  
參加此盛會，關於江先生大家對他的  
懷念是永無止盡且有很多講不完故  
事。我很感謝江先生曾經教過我們，  
也留下這麼多才華洋溢的作品，且其  
有豐富的知識、以身作則，是一位很  
好的博物館專家。我們感謝師母這麼  
慷慨地把他的作品捐給故宮博物院，  
更感謝故宮博物院精心安排的一系列  
演講，讓我們有這個機會能一起懷念  
江先生，表達我們對他的感謝。我是  
來談一下江先生藝術史的研究以及教  
學。關於藝術史研究是個大題目，我

那時共有七位研究生，五位爲  
國內的，一位爲瑞典史美德（Mette  
Sjogren），另一位是美國羅傑。我們  
上課的情形是於台大上三門課，兩門  
是莊申先生教的中國美術考古學史與  
比較藝術史，還有一門是研究實習。

「第一次謁見江先生的印象是令  
人難忘的。那是一九七一年的秋天，  
那年故宮博物院（蔣復璁院長）與台  
大歷史系（陳捷先主任）合作成立了  
中國藝術史組，開始招收第一屆研究  
生。」（註一）

已於四月八日的專題演講「江兆申先  
生與中國繪畫史研究」中提及，主要  
是根據一九九二年我寫過的一篇〈江  
兆申先生的藝術史研究〉和二〇〇九  
年〈中國繪畫史研究的過去與現在〉  
這兩篇文章的總和。現在我僅只提及  
江先生的教學方面，是從一九九二年  
台北市立美術館所辦的江先生特展  
《江兆申的藝術》圖錄中〈廬山高—  
記江兆申先生和他的藝術史學〉一文  
節錄出來。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參  
閱同書顏娟英〈畫家的左手〉，也是  
當年我們上課的一些經驗。



圖四 歐豪年畫米南宮拜石，江先生則補石並題詩曰：「人不癡顛，石不靈，米翁何苦眼生青，從來傳說原無據，依樣葫蘆畫到今。」（本圖版權爲歐豪年所有，林宏燮攝）



圖五 最有趣是一九八二年江先生畫故鄉青巖，我題：「茶原兄每誇其里有青巖，今繪山樹，豪年爲點黃花，並列帆樯目吟小詩曰：『青巖赤壁黃花崗，指點任君說故鄉，對酒更誇閩里好，遠遊湖海不相忘。』」（本圖版權爲歐豪年所有，林宏燮攝）

江先生的往來讓我這初到台北畫壇  
的人增添許多生活的趣味，相當  
值得回憶。我們在工作室常一起作  
畫、寫字，他看到我用排筆作畫，  
我說排筆可以用來渲染，比圓筆更  
踏實、快速，他覺得不合適。但後  
來我看到他用排筆，我問他原因，  
他便說因讀了《紅樓夢》文房四寶  
中有排筆，所以又改變了看法。這些  
趣事都成了我們生活上的點綴。（語  
畢，歐先生展示多幅在工作室中與江  
先生共同創作的墨戲作品。參見圖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圖六 歐豪年畫，江兆申題字：「菜根滋味」（賴鼎陸攝）

多半的時間我們在故宮，由故宮的專家教授我們中國藝術史領域的知識，包括李霖燦先生、江兆申先生教我們書畫，江先生教鑑定方面的課、譚巨岡先生教銅器、邢志良先生教玉器、吳玉璋先生教瓷器、傅申先生回國後教我們一年的書畫鑑賞。當時一星期要上二十四堂課，但是因為是全新的，所以興致高昂，但也很恐慌，因為全是門外漢，沒有一個是美術史出身的，都是跨領域。我們於緊張刺激裡盡量學習，當時上江先生的課是最緊張的，因為江先生治學非常嚴謹，教學相當嚴格，他私底下很溫和，但是做事很認真。我們如果上一堂課遲到，下一堂課他的臉色就會很不好，會說你們應該不准遲到，大家就會戰戰兢兢。那時候，江先生剛從美國訪問一年回來，在書畫處當研究員。

「聽說江先生要為台大研究生開課，博物院裡和院外的有心人也爭先利用各種管道來旁聽。課室多半在寬敞的看畫室。但是由於聽眾太多，我們往往得伸長著脖子，在人群的夾縫中爭睹老師的風采。一面拉長著耳

才能造就出三角形狀的運筆方法。江先生便經常像這樣來解析書法。而這種由筆法到造型，又由造型回溯到筆法的互證過程，便是鑑賞書法的不二法門。

講解古畫鑑賞的方法也如此，他總先告訴我們一些原則性的問題，比如山水畫在各時代所呈現出不同的構圖特色。然後，在實物面前指出各家作品在用筆和設色方面的特點。比如，何謂『雨點皴』，何謂『斧劈皴』，宋人染色往往十多次，而且雙面染，是以色感渾厚沉著；明人則不，是以顯示火候等種種事實。

談到篆刻，他乾脆拿出刻刀和青色石頭，指出什麼是田黃，什麼是青田石……然後，也不用印床，便一手將石頭頂在桌面上，一手持刀，即興地刻起印來。刻好印面，馬上刻上邊款。手法快捷、俐落。

對他的學識、口才和藝術創作，我們真是佩服萬分。特別是在得知他那傳奇性的生平與無師自通的事實之後，對他更是肅然起敬。同時，更感到自己的幸運，能有這樣在各方面都

朵，努力聽清楚那些從沒聽說過的高論，一面手中不斷的記著筆記，同時眼珠子還緊盯著老師的嘴形變化和手勢轉動。唯恐聽漏了，或看丟了任何重要事項。江先生上課的方法是別具一格的。他總是根據實物深入淺出的說明，而不空談理論，或濫作精神訓話。他的態度嚴肅，音調不高，音量也不大；但用詞精簡，而且字正腔圓，讓人印象深刻。

我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上課的情形。我們大家在他的辦公室內，圍著一張矮茶几坐著。茶几上擺著幾件書畫卷軸和冊頁。大概都是他的私人收藏。他望我們一會，然後開始動手示範怎樣打開和收起那些卷軸和冊頁。同時，還告誡我們看書畫原件的時候，在行為上要注意的某些禁忌。事情看似簡單，但都是我們所需要的。因為我們多半沒有接觸過藝術品的經驗。由此，也可以看出江先生的細心。他訓練學生的手法，往往是從基礎的工作上著手。下課後，我繼續回味著他示範時的表情、聲音和動作。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那雙小巧的、秀

才氣縱橫，而敬業熱心的名師教導。

嚴謹、審慎、有系統、講效率，是江先生治學的態度，也是他工作的態度，更是对學生和工作同仁的要求。記得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在他的首肯之下，由故宮資料室調到書畫處工作。當時，他給我的告誡很簡短。大意是：『凡事不要好高騖遠，而要從工作中取得經驗；經驗可以累積為知識；而知識經過審思便是學問。』」（註三）

江先生可能也跟很多博物院同仁說過，「博物館不是你來做研究的地方，是你來工作的地方，學問知識是從實際工作累積來的。」他也在別的場合一再講溥先生給他的提示：做人第一、讀書第二、書畫第三，我想他也常常有自省的工夫，這是我們後學者常常會記得的教訓。

「對於後進，只要肯學，江先生總是給予指導。至於訓練方式，則是從基本功夫做起。我在書畫處三年之中，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書畫編目工作。辨認草書，查詢印章，登錄資料等工作，成為每天生活當中莫大的

氣的、書生型的手，在講解時，修長的手指或合或張，或直或曲，各種指向都有它獨特的，引人注意的姿態。

上『書法鑑定』的時候，他那雙手的姿態更是引人入勝。我記得有一次在看畫室上課，室中一張大約長十二尺，寬四尺的長案上，鋪上厚厚的杏黃色絨布，上頭展開了一段孫過庭的《書譜序》。江先生手中拿著一枝竹筆，一面告訴我們書法運筆的各種技法：何謂『中鋒』，何謂『偏鋒』，何謂『逆筆』……黃庭堅的楷書筆法如何，趙孟頫的行書結字又如何，而孫過庭主張草書筆勢應如「驚蛇入草」的意思又是如何如何……一面用手中的竹筆在紙上起、伏、提、頓地示範著。當他覺得意猶未盡的時候，索性放下竹筆，一面舉起右手，五指拳曲聚尖，開始摹仿毛筆的造型和在紙上運作的動態，一面以清朗緩慢的聲音講解各種不同筆法所造成的特殊效果。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在解析顏真卿書法中『蠶頭燕尾』的那一幕。特別是說明捺筆收尾時，要如何在同時間內，一個持重，一個提升，

樂趣。遇有困難不解之處，總是有恃無恐地求助於江先生。對一個從事藝術史研究的人來說，這種實際與藝術品接觸的工作經驗，便是最好的訓練了。

江先生在週末時，通常都在看畫室的長案上寫字或作畫。我也常常把握良機，在一旁觀看，引以為生活中之一樂。我喜歡看他那些古雅的工具：那方舊製澄泥硯，各種尺寸的毛筆，小白瓷杯中各色的顏料，還有他運筆落墨和上色的方法，更有趣的是看他寫字作畫的神情，以及偶爾放下筆，抽幾口煙，兩眼直望著紙面構思的表情。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在我已確定要去普林斯頓大學以後，江先生才明白的表示，要我常常去看他寫字作畫，以補充我在書畫技法上面的知識，江先生就是那樣對學生的關心是不著痕跡的；但在緊要關頭，便看實際需要來幫助我們。於是，我更珍惜每個週末看他畫畫的機會。」（註四）

我每次想到這段生活總是非常感謝故宮博物院給我的工作機會以及

江先生不厭其煩的教導，而縱使在美國的那幾年中，江先生也不忘隨各種機緣來幫助我們，大概是一九八〇年吧，那時正在哈佛大學讀書的顏娟英回來台北看江先生，江先生便托她帶一件作品送給他在紐約的收藏家好友顧洛阜先生 (John Crawford Jr.)，並囑咐顏娟英一定要約我一起去，因為利用送作品的機會，我們便可趁機看到顧洛阜先生收藏的作品，顧洛阜先生收藏的宋元名跡於西方是非常有名的，便是於那次的拜訪中，我第一次看到喬仲常的《後赤壁賦圖卷》，這件作品現藏於堪薩斯城納爾遜美藝術館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想凡是他的學生都曾蒙受過各種不同方式的關心與照顧，他的才情、風趣、真誠與敬業，讓我們欽佩、感激與懷念，雖然他已逝世多年，但是我們這些學生仍然常提到他，想到他，特別是在每年的春天五月，更特別是在今天這樣的場合中，我們對他的感激與懷念是難以言喻的，而且也是恆久不變的。

用顏字來寫，寫得很好，而且不是用筆寫，是用一團棉花沾了墨汁寫的。所以功夫好，不一定要用筆寫，就像武俠小說講的，連一根稻草都可以拿來當劍使。江老師的書法要比畫畫花的時間多，或許成就也都要來得高。後來我們看過他臨過很多不同的碑帖，這些碑帖也影響到他後來繪畫創作的筆法。我記得他練過的許多字裡，抄寫以後還眉批，眉批的字有點像溥老，行書很秀的感覺。後來到故宮服務後，他看的書跡也多了，臨了很多以前較少臨的魏碑、漢簡，以及一些偏僻的碑帖，我們很多師兄弟幾乎都有老師的書屏，真、草、隸、篆都有。他常常將寫字的心得寫在跋文裡，他給我的書屏裡有篇隸書是臨《華山碑》，他寫道：「隸書如果寫得太慢，就會太遲鈍；寫得太快，又太草率。」所以他覺得不是每種字的速度都要很慢，每種字體需用不同的筆、方法、速度來提按運筆。我們常說，繪畫中筆墨是個骨架，如果骨架健全了，穿什麼衣服都會漂亮。後來江老師臨帖的筆觸越陳越老，他退休



周澄先生 (賴鼎陞攝)

## 江兆申先生的書畫、篆刻藝術

周澄先生

(書畫家、江兆申先生大弟子)

我跟著江老師相當長的時間，在一旁潛移默化地學了很多老師做人處事及讀書的方法。江老師詩書畫方面有目共睹的成就可歸因於他的家庭環境與苦學所造就出的深厚文學底蘊，實乃是成就其藝術創作的主要根源。他小時候上課不慧斥歸，在家裡跟母親念書；後來又到上海，父親也很嚴厲地教導他，因此很小的時候便把四書、五經都唸得很好了。我們也可以從江先生的年表中(尤其渡台以後)可知他是有規律、有計畫地在讀書。我在師大唸書的時候，住在老師家

裡，雖然他能利用的時間很有限，但也是隨時都在作功課。我想一個成功的文人藝術家，第一個條件是文學基礎一定要很好，如陳葆真所長說的，他能將很多細微的地方用很清楚的方法解析出來。他看的書很多，所以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闡述，我想這是書唸通很要緊的一個方法。

第二是我想談到老師的書法，老師從小就會刻印，九、十歲時印章已經刻得很好，且可替別人刻印賺錢補助家用。篆書要寫得好，第一個要會識篆，要對小篆、大篆、文字學等有基本常識，才能寫篆。「篆」是文字學；「刻」是技巧，江先生小時候就可以替人刻印，且受到長輩的嘉許，我想他對文字的理解，或是對刀的掌握，其實跟書法都有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他以前替別人抄金石款識文字旁邊的釋文小楷，就可以看到他書法的底子已經建立了。我們現在常說江老師的《九成宮醴泉銘》寫得最好，認為歐字為他的代表，我則曾在高中時看過他寫過很大的榜書，就是學校圍牆的標語，可以寫到一米大的字，是

到埔里以後，所有的繪畫創作都非常

的蒼茂、古樸，也是其創作的巔峰，把書法那種蒼勁的筆法用在繪畫上面，也把他所有的精力、學術理論都歸納於他的筆墨裡面。江老師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他能有今日的成就，我想最主要的是他會利用時間，他要上班、教書、寫文章、作詩、畫畫、寫字、刻印，各方面都需要很多時間，他會掌握零碎時間，用最集中的精神去把它完成。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作品，都是很完整的，但其實都是利用很短的時間先把構圖畫好，再找時間完成。我們看老師畫畫，可能是先下筆將幾個想法勾勒出來，等我們下次來上課時就已經畫好了。他就是懂得利用時間，用最短的時間做最有效率之事，對所有的事都是如此，這是他成功很重要的因素。

每個時代都有不少成名的藝術家，溥老被譽為「文人畫最後一筆」，大千先生是「五百年來一大千」，我想每個時期都有很傑出的藝術家，江先生當為此時代文人藝術家的楷模，他的治學方法、人品、風骨

值得我們敬佩與學習。

主持人引言

我讀傅申老師寫的〈努力的天才—江兆申的書藝人生〉，對於其中一段一直銘刻在心。江先生還在成功中學教書的時候，傅老師有一天去拜訪江先生，看著江先生左手抱著小孩，右手在抄書，就像周澄老師講的，他非常會掌握時間，在有限的時間發揮最大的效能。

## 江兆申先生在故宮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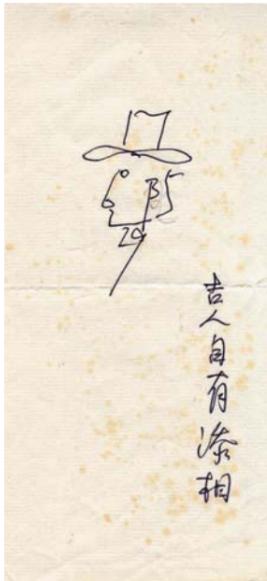
張臨生館長

(震旦藝術博物館館長、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江先生在故宮工作、生活二十多年，要談他在故宮的日子，真是一言難盡。

江先生，雖然做到副院長的職位，我們習慣上仍然都這麼叫他，因為先生是尊稱。

他以自己紮實的國文根底與畫畫、寫字、刻印的天賦，受知於葉公超與陳雪屏，民國五十四年江先生因



圖十一 拼出紳士像—吉人天相 (張臨生提供)



圖十 出門看公雞 (張臨生提供)



圖九 人物畫 (張臨生提供)



圖八 秦俑出土，下面是江兆申的反寫簽名 (張臨生提供)

病負債，開了第一個畫展，展出六十幅，賣了六十七幅。葉、陳二位貴人是故宮管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又把他從成功中學老師的職位拔擢到故宮博物院作副研究員，在那個時空是罕見的，好像是坐直昇機來的一樣。

民國五十四年，大陸遷台的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文物在臺北的外雙溪安頓下來，博物院的業務單位當時只有書畫與器物兩處。器物處是南京中央博物院的老同仁主掌，書畫處則是北平故宮博物院的老人負責。江先生當然是進書畫處，莊尚嚴先生和那志良先生都對他很照顧，天天用功讀書，整理書畫編目、寫展覽卡片，浸潤在古書畫裡，他作得不亦樂乎。從前中文打字用得是大機器，非常不方便，只有秘書室發公文才用得上，因此陳列室裡的說明卡很多出自江先生筆下，江先生的文采當然是很高的，觀眾常來信反映寫的太深了，看不懂；又抱怨字寫得歪歪的，不好看。觀眾不懂這是江體，不是歐體，清朝包世臣論王羲之的字，說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

情，痛癢相關。只怪觀眾不懂得這番境界。

民國五十七年學校畢業，考進故宮作導覽員，在故宮最怕的人就是江先生，他長得太嚴肅了，細細的單眼皮又有點往上吊，說好聽點是丹鳳眼，一張同字臉，不苟言笑，望之儼然。等混熟了，才開始沒大沒小的，他也吃我們那一套。我們十多位導覽，大家好吃好玩，無憂無慮，組織了饕餮會；也想用功，每次換展覽，就找江先生給我們上課，到陳列室示範導覽一番，常花他一兩個鐘頭，除了一兩位，他可以說是來者不拒，欣然樂意。

一直以來，江先生就不時的在教導我們，不只在教室，在辦公室、在閣樓咖啡廳，從文房四寶的硯台、毛筆、紙張到裝裱、治印、作印泥等常識，乃至於運筆畫字寫字，樣樣都仔細的講解示範。補一句，他有一雙非常漂亮的手，只是被香菸燻得有點黃，陳耀圻導演電影《蒂蒂日記》時，曾借重過這雙能寫的貴手，使江先生津津樂道他的手登上過大銀幕。

又因為他曾經做過國文老師，所以我們在國學方面也獲益很多。例如說「跨竈」，郎世寧畫的馬很寫實，在前蹄內側有一塊斑，源自母胎中馬前蹄剛好夾住馬眼，馬眼所留下來的印痕就是這斑，就叫做竈。馬行走時，馬後蹄落地的痕跡超過前蹄印痕就叫跨竈，是俗謂兒子超過老子，跨竈典故的由來。《幼學瓊林》裡有「子光前曰克，子過父曰跨竈」，但是名與實、文字與實物掛不上鉤，經江先生一開釋，豁然貫通。若干年後，捐贈恭王府家具的胡惠春先生從香港來，接受故宮招待，因為家具歸器物處，所以由我陪同參觀陳列室，胡惠春在大陸時曾做過故宮博物院的委員，老前輩作興考問，看畫時就考我，剛好問到跨竈，幸而江先生教過我們！沒被考倒。

聽江先生說話，十分過癮。沒有贅詞、沒有廢話，條理分明，鞭辟入裡，而他講書畫這些專業的題目，更是精彩，例如談設色，設色要訣是「下筆如猛士，磨色如病夫」，石青、石綠、鉛粉不易溶於水，屬於不

透明色。石綠、石青等乃硬石礦，結晶體需細工慢研，不可用力急。石綠研磨過程中的層次，有頭綠、二綠、三綠、四綠，四度洗鍊、篩成，頭綠是最佳者，色最淡、最細，浮在上面。談上膠，膠有廣東出的牛皮膠，或是山東作藥材用的驢膠，所謂阿膠，還有用魚的膽囊提煉出的魚膠。膠的製作需去掉油層，提煉的純淨才好。加膠太少則不黏，太多也不行。上色之前，先用藤黃、花青調色，打透明底，再上色上膠，做這些都需有耐心，一通染完再來一通，常有九遍的敷彩，若是膠上得不足，裱畫時，色彩會脫落，古人還有在正反兩面反覆傅彩的，所以設色畫需花功夫才得其精。

宋人山水畫中有青綠者不多見，元朝錢選、趙子昂、盛懋才開始用青



圖十二 七碗茶 (張臨生提供)

綠作山水，元四家少用青綠，明中葉以後，才開始大量用青綠，但技巧愈來愈差。吳派後期乾脆用青綠在紙上平塗，故見厚厚一片。明四家中，仇英青綠用得最好。文徵明青綠用得差，若有好的，如〈長松平舉〉，或是用心或是仇英代筆。從董其昌以後，提倡墨色澀辣，故對於著色也想法以簡法，因此明清後難得有一張好的設色畫。如王時敏用青綠不襯色，即不透明色下面沒襯色打底。同時膠上得太厚，所以畫有不均勻之感。這類細膩的講解功夫，是在任何地方都聽不到的。江先生喜歡把頭靠著沙發背，斜靠著坐著，兩臂擱在扶手上，雙手十指互碰，這個坐姿可能是他覺得很舒服、放鬆的狀態，談書畫常識、說掌故、講笑話、連帶挖苦揶揄：經常是在這樣的姿勢下進行著。



圖十四 江先生贈送每位單位主管墨寶，讓我們不時地睹物思人（張臨生提供）

著、照顧著大家，循循善誘，心思細密，絕不虧待部屬。他沒架子，常幫秘書接電話，作留言。處長任內領頭舉辦一系列學術性特展，吳派九十年、元四家等造成轟動，這些展覽圖錄於今都成為絕版書。書畫處的工友老牛，身體很壞，好幾次都是江先生出面找關係、找醫生朋友急救，才能順利住院。同仁家有難處的，他也私下幫忙。我們有時工作作煩了，他還會扮演張老師，鼓勵打氣。開會太冗長時，他在便條紙上畫烤鴨、燒鵝和咖啡給我望梅止渴。也會請我們去宿舍品嚐他的廚藝，他親手刺出來的獅

先生是安徽歙縣人，歙縣人有錢，所以開當舖的不少，像大藏家吳其貞就是一例。當舖的格局都是迎面一堵照壁，相信這擋壁牆可以把錢財守住，而擋壁牆上又常常畫上丹鳳朝陽的吉祥紋飾，有人被朝奉壓榨（當舖掌櫃就叫朝奉），生氣得在丹鳳下畫一個烏龜，就成了丹鳳朝陽，烏龜朝奉。

江先生很會調侃人，也以此為樂，跟他在一起，言語上一定吃虧，好在我們臉皮厚，不以為意。例如我說江先生，你這張畫筆法很有唐寅的風格，他會回一句：外行人講內行話。他讚美人也不太直接，只記得他誇獎了我一次。有一回克利夫蘭博物館的何惠鑑先生來台北，晚上江先生在宿舍做菜款待，飯後看手邊的畫，我陪侍在側，兩人看了多件手卷，依稀記得有文徵明的、陳淳的，總之兩人棋逢對手，討論得不亦樂乎，看到一段兩人同時覺得面熟，又都想不到是哪家的路數，於是我福至心靈插嘴進來，覺得很像史忠的，兩人點頭稱是。江先生於是坐直了，鄭重的對何先生介紹，這是我的學生。

子頭，是不過油就能余出成形的正宗獅子頭。他帶我們從宿舍區後面爬山爬到陽明山，去看林柏壽的收藏。

熟同事結婚，收到喜帖，他會送書道賀。絕不是那種逸筆草草的應酬畫，我們都領受到那份真心誠意。機關之間有些棘手的公事，江先生常會自備書畫作品去打動人心。故宮主管的辦公室裡他也都送字「補壁」，他的字在民國六十三年得到國家級的書法獎四萬元，只寫了榜書「依巖」兩個字，呂不韋當年是一字千金，江先生自詡是一字兩萬，同仁得到墨寶當然都很感動。陳夏生和我很會揩油，過年就說江先生年關封筆了，要他寫字，過完年又說新春開筆了，預備好打了格子的紙又要他寫，從不吝嗇。他非常勤奮的練字，石鼓文就寫了三百通，退休時全都分給了大家。

六〇年代，西方學中國藝術的必得到故宮鑲一兩年金，資歷才算完整。所以故宮洋人不少，有幾位頗有程度的來請教或拜師，密西根大學的梁愛倫教授帶了很多古畫照片來請教畫上的題跋，沒有好文史底子，根本無法通讀這些行書、草書的題跋，見了江先生，因為他講話聲音不大，精簡又不白話，簡直是聽不懂、被嚇到了，不敢當面請益，於是央求我代為請教，等我轉達了對方的怯意，江先生可高興著，疑難一件一件大多迎刃而解，令人佩服。傳道、授業、解惑，江先生樂此不疲，幾位洋人像韓莊等要求江先生教他們杜詩，就開了一班杜詩選讀，我們回馬槍是江先生媚外，只給黃頭髮的上課，這招管用，他只好也讓我們一起聽。教學相長，相互問難，也是江先生津津樂道的，洋人中，安那堡密西根大學的愛瑞慈教授、華盛頓佛瑞爾博物館的羅單館長都與他相交莫逆，江先生認為從他們身上也學到許多治學的方法。

在工作上，他絕對是一位好長官，他就像是母雞帶小雞一樣的教育世，走得瀟灑，江伯母於今為江先生的畫，作出最好的安排，遺愛故宮。

還記得江先生六〇年代曾經接下商務印書館寫中國繪畫史的專案，他很認真、嚴肅的著手準備，最後還是覺得材料收集的難度高，時候未到，力有未逮，於是放棄寫藝術歷史，他說：「我還是來畫畫，創造歷史罷！」他沒交白卷。

（以上為張臨生館長特為此次座談會撰寫的短文。於座談會當天，張館長還提到歐豪年先生曾受空軍總部之邀，拜訪蘭嶼，邀請江兆申先生夫婦、張館長一同與歐先生全家搭乘空軍提供的小飛機前往蘭嶼遊玩得十分盡興，並且與蘭嶼達悟族原住民同胞互動的情形。在當年交通不便的時空，能有機會造訪蘭嶼，也是江兆申先生一生遊歷各地的一次特殊經驗。張館長並展示多張她珍藏的江兆申先生七〇年代開會時於便條紙上畫的戲筆，以及與藝文界人士往來的珍貴相片。參見圖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圖十三 1976年在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府上，歐豪年先生揮毫畫牛，左起：江兆申先生、秦孝儀院長、王惕吾先生、張臨生、吳平先生、王夫人（張臨生提供）

江先生是冷面笑匠，很會說笑話，還倡議把笑話編號，以後說笑話只要講是幾號，大家腦袋裡一轉就會轉出那段笑話，就可以一起開懷大笑，豈不省事？沒人把他的話當真。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二日我們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開宋代藝術史研討會，江先生過世的消息傳來，大會全體致哀。好幾位當年一起跟他學杜詩、學寫毛筆字的黃頭髮都在現場，不勝歎噓。江先生在瀋陽的講臺上辭

## 江兆申先生在故宮

■高仁俊先生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

今天謝謝周院長邀請我參加這個座談會，我跟江先生鄰居四十多年，他們夫妻倆常會在吃完晚飯後到我家喝茶聊天。大家一定知道江先生除了是位藝術家外，還是位美食家，他對台北市很多餐廳有名的菜都如數家珍，我們常聊烹飪、做菜之事。我記得他說有兩道菜他最拿手，一是紅燒獅子頭，另一是炒干絲，炒干絲是江南名菜，很不容易做，我不太相信他會做，於是我問江太太，你吃過你老爺的菜沒有？江太太回答沒有，我



高仁俊先生（賴鼎陸攝）

又問，那麼你看過他下廚做菜嗎？江太太也回答沒有，所以我就想他大概是吹牛吧。我就問江先生了，這個干絲是要怎麼樣做呢？他竟也能回答我，首先要將豆腐過水，大師傅可以切成四十片，每片厚薄均勻，我呢，大概可以切三十片左右吧。那時我年輕，跟他講話沒什麼顧忌，便說：「既然你這麼說，不會是吹牛吧，你做做看，做出來讓我們嚐嚐，看是不是真的。」當時說完後，我覺得有點不禮貌而後悔，但是他沒有不高興，這件事情說過了也就算了。隔沒多久，一天晚上的晚飯前，江太太就捧了一碗干絲過來，一見面就跟我講：「今天非常難得，江老爺很少自己做菜。」這件事情就突顯出他說話一定兌現，絕不黃牛，相當堅持誠信的原則。

另一件趣事是他搬來故宮宿舍與我比鄰而居時，宿舍很小，前面是個客廳，後面還沒加蓋起來，於是他想把後面加蓋，可是靠山有個非常大的石頭，石頭旁有個小水池，他竟要把大石頭跟小水池蓋在屋子裡。我總

覺得奇怪，這麼大一個石頭怎麼蓋在屋裡，後來他還是蓋在屋裡了。加蓋的房間看起來是相當別致，但是陰暗潮濕，我說這個不行，這怎麼能住人呢？他後來就把它弄成了一個客廳，而這屋子裡便有兩個客廳，前面是原有的客廳，後面則是加蓋的客廳，裡面有一排玻璃檯板，他有收集古董，數量不多，所以檯板上陳列的物品不是很多，我說你還差了很多東西，他回答以後再慢慢收集。

一天我的小兒不知從哪裡拿了個盆景，這盆景裡長了個小松，松姿優美漂亮，江先生當時看見了讚不絕口，但沒表示任何意見。沒有多久後，江先生夫婦倆晚上在外應酬喝酒，不勝酒力，司機把他們送回來，扶到斜坡後就沒法再走下宿舍前的台階。正好我小兒在家，當然就義不容辭地幫忙把兩人扶進屋休息。第二天江先生看到我小兒就說：「謝謝你，你幫了很大的忙，我要感謝你，送你一幅畫。」在贈畫之後這件事也似乎就這樣結束了。但有一日，他來跟我小兒說：「不行，我感覺送你畫我

虧太大。」小兒便開玩笑說：「那您不是要收回去啊？」他說：「不是，我就要你那個盆景，這樣我們算是交換，那我也不吃虧了。」後來他才跟我說，剛開始小兒拿這個盆景回家時，他就很喜歡，就很想要了，但是當時沒開口，因為他想怎可巧取豪奪小孩的東西呢？後來剛好就有這麼一個機會，以一幅畫交換盆景。江先生直說我家佔了便宜，沒有吃虧。大家想到到底是誰佔了便宜呢？

主持人引言

江先生不只是在學問上、藝術上，還有吃上都非常講究。我記得那時在當學生，剛進故宮時，江先生也是講了一口的好菜。有次他跟我們說他的蟹黃豆腐做得很好，他是要交換，說：「朱惠良你去學韭菜盒子，要山東大陸乾炕出來的。」外面賣的韭菜盒子都是油炸的，於是我就特地去找我大學同學一位山東人，他父親就是會作韭菜盒子，還特別到他家從採麵開始學，炕還真是沒有油的，做出來真的是香甜，韭菜的原味都出來了。當然我就報告老師學成了，於是

## 與會貴賓憶江先生——江老師的身教言行

■李義弘先生

(書畫家、江兆申先生弟子)

我們就約在我外雙溪山上的家，江先生也就真的展示了他的蟹黃豆腐，而我的韭菜盒子也跟著出爐了。這些點點滴滴，現在回顧起來歷歷在目。

我在我們這一班，挨罵的機會稍許多一點，因為跟江老師非常熟了，所以江老師罵我的話都是簡單明瞭。每次跟老師到中國後，回來我都習慣放一些幻燈片給他看，我太太呂淑珍則會幫他錄影，他每天晚上於茶敘時要瀏覽一遍，看了之後說沒想到我還



李義弘先生（賴鼎陸攝）

是那麼好看。因為晚上看幻燈片，所以會在我家附近的四川小館子吃，飯後步行到家，老師說：「李義弘你是怎麼挑吃的，這個也能叫作乾扁四季豆？」想想就知道我對吃的品味了。老師回家鄉祭祖，順道初遊黃山，歸來那天空氣相當乾燥，以至於江老師有點流鼻血，當時大家都很緊張，尤其我是緊張型的，一上飛機我就坐立不安，直問江老師有沒有好一點。老師看我神色慌張，若無其事地說，既然已坐上了飛機，什麼都不用擔心了。到了香港才知道是颱風來臨之前造成空氣過於乾燥的緣故。

其實老師的一切言行舉止，我們學生都看在眼裡，如果心思細密就可以學到非常多，若粗心大意的話，眼睛一飄也就過了，老師在無形間教導我們，讓人慢慢感受。記得有次我在他家裡，近中午時，師母雖然不在，飯菜早已備好，於是老師簡單地做了一碗湯。喝完便告訴我他吃飽了要上樓睡午覺，我就於他家中的書房隨意瀏覽，在書房裡看到溥先生彌留之前，叫溥孝華把筆記本撕下來用簽

字筆寫的一些字（溥心畬《病榻手書》）這些字沒人看得懂，江先生就把他翻譯出來，且用毛筆、工楷書寫，而且不蓋章，看在眼裡的是江老師對溥先生的敬師是那麼真切的存在著。

## 與會貴賓憶江先生—— 回憶先父忘年交及感念 二三事

■莊靈先生

（攝影家、前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莊嚴之子）

我們與江兆申先生是鄰居，兩家距離大概比高仁俊先生家多五十公尺，先父跟江先生為故宮同事，可說



莊靈先生（賴鼎陸攝）

是忘年之交。雖然當年他們一起談畫、寫字、聊天，這些我都沒法參與，可是有些事情卻是親身經歷。記得有一次假日，我父親和那志良先生、江兆申先生、傅申先生到屈尺露營，我那時在台視任職攝影記者，也帶著相機陪同前往幫忙留影。依稀記得父親穿著夏威夷衫，江先生身穿樸素的白襯衣，傅申先生穿著類似救生衣的背心。可能是我父親提議看誰能找到好石頭、靈芝和漂流木等，而找齊了就湊在帳篷前比看誰撿到的品相好。當天大家都非常高興，我也就在旁將當時情景拍攝下來。或許因為他們都寫字、有文人雅好、常常一起吃飯飲酒，早就成了忘年之交，完全感覺不出年齡上的差異。

記得我們搬到外雙溪故宮宿舍是一九六五年，剛進去時院子很空，我父親就請施工師傅在進門的一邊利用山石挖了個小池塘可以養魚，另一邊種樹。說到這樹我也有點功勞，那時我因採訪植樹節而到了陽明山，林務單位就送給我幾棵樹苗，我就拿回家種了。現在樹都還在，大的已有

歡所謂的骨董，其實故宮有個不成文的傳統，在故宮工作的人本身不作為真正的收藏家。另一現實面的因素是根本沒錢，我父親的錢拿來買書都不夠，還要過日子、養四個兒子，滿辛苦的，所以根本也不可能有什麼好的收藏。所以他常常到附近的古玩店去逛，古玩店老闆也常抱著舊字畫來我家請父親看。他們也知曉父親手上有些張大千先生送的畫，便說是不是可以借來看看，父親也就借給他們了，誰知有好幾幅大千先生題送給父親的畫從此下落不明。其實我們小孩子只知道這些古玩店老闆常至家裡走動，帶字畫請他看好壞，及央求父親幫忙寫店招等事，別的倒是不太清楚。有時我會陪父母親到山下走走，就會一同去古玩店裡看看坐坐，所以認得老闆。後來父親生病過世後，其中一位古玩店老闆拿了一張簽單，說這是父親的簽單，我看了覺得很奇怪，因為父親買的大多是原住民用的竹簾或老油燈一類的東西，一向都很便宜，大多是幾百元，連上千元的都相當少，老闆拿的則是好幾萬的簽單。我仔細

一看，原來是老闆把後面尾數多加了一個零，這是其中的一位。另一位則是問我父親手上是不是有一張原本是他的舊畫，我說這張畫我知道，過去是在家裡沒錯。老闆便說那幅畫的錢其實還沒付，但我跟老闆索憑據，老闆也無法證實。後來我只好去請教江先生，江先生知道那幅畫，一聽便說畫款早已經付過了，老闆是來誑人的。而我又請教臺靜農先生，他也說這幅畫的錢早已付清，兩人均幫我證明此事。

另一件事是父親過世以後，雖然內人陳夏生還在院裡服務，但是她的位階不是副院長級的，因此她總覺得住在原有的宿舍心裡不是很踏實。有次她就跟我商量說，人事命令已經發佈江先生做副院長了，是不是應該由他住到前面來比較妥當，我們應當跟他的居所做個對換。於是我們就特別去江先生家跟他提這件事，當時他只表示這樣不好。過了幾日，他特別來跟我們說：「這個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老太太住在這邊已經很習慣，如果換了居所會不太習慣的，所以這件

三、四層樓高，有南洋杉、槭、馬拉巴栗（發財樹），還有兩株桂花。而傅申先生有次去北海岸玩，看到一塊珊瑚礁，覺得姿態很好，便用車運回送給我父親裝飾院子。父親很高興，說這石頭的姿態像太湖石，當時江先生也在場，大家便商量請工友幫忙砌了個台座，把石頭撐了起來。等台座砌好，三個人非常高興，傅先生與江先生還特別為了這塊石頭合筆畫了一幅畫，我父親將它命名為雲豹石，並且當場題在畫上。後來這畫放在家裡的一個老式木櫃中，櫃子裡可以點燈，燈是用鎢絲燈泡，外面還有個防止東西碰到燈泡的鐵絲罩子。不知是忘了關燈或是不小心碰到開關，有天打開櫃子發現裡頭是亮的，燈泡也不知亮了很久，我們趕緊將橫躺在罩網上的畫卷取出查看，紙已經烤黃了。由於是捲起來保存的，因此畫上也多了幾塊黃斑，但好在並無太大損壞。現在這張畫我們還保留著，也是他們往來時的趣味之作。

先父過世之後，我有兩件事對江先生非常感謝與懷念。我父親很喜

事情你們就不要再提了。」

從這幾件事情上知道江先生對所認識的朋友，不管是同輩還是晚輩，都非常關照，很多事情也非常細心。

### 主持人結語

民國八十三年，江先生寫信給大陸一位友人提到，「後世千秋萬歲名，不如今生一杯酒」，可知江先生的生活情趣是非常豐富的。

今日請了藝術界的代表、江先生的門生、同事、好友談了江先生的夙行風範，經過這個座談會，相信在各行各業，尤其是在博物館的我們會盡力去實踐與追隨江先生這樣一位理想的文人新典範。<sup>註釋</sup>

#### 註釋

1. 傅申，〈努力的天才——江兆申的書藝人生〉，《藝術家》，266期，頁290-314。
2. 節錄自陳葆真，〈廬山高——記江兆申先生和他的藝術史學〉，《江兆申的藝術》，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1992。
3. 同註2。
4. 同註2。